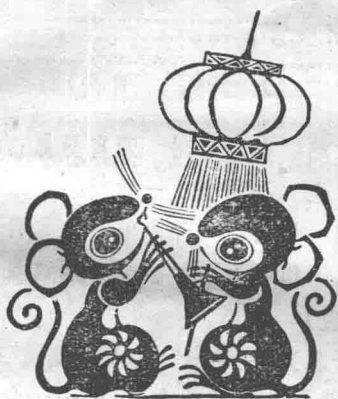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少年文艺



84



少年文艺

一九八四年三月号

1984年3月号

少年文艺

棉花姐姐(小说).....	高 华(4)
小溪从心中流过(小说).....	程 玮(47)
深山吆猪歌(小说).....	周德钊(84)
小小说九篇	

 酿 一只乌骨鸡 真没想到 酒鬼舅舅 夜·男孩
 二斤腿肉 甲鱼 买油条 一枚邮票

 白 翎 楼飞甫 许声华 倪寒羽 王洪震

 周沛生 须一心 尹金荣 乐汉星 陈多林(14)

福斯蒂诺(翻译小说)

..... [安哥拉]罗安迪努·维耶拉著 王石安译(105)

区寄杀贼(中国古代文艺作品选介).....俞沛铭改写(92)

短诗一束.....柯 岩 张秋生 阮 岭(54)

大雨(诗).....于 之(57)

梨花盛开的山谷(诗·外一首).....姜金城(58)

白颈圈的小鸟(诗·外一首).....柯愈勋(59)

天的颜色(寓言诗).....刘 猛(58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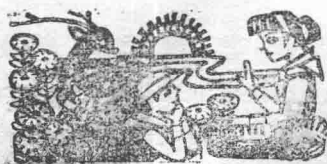
山丹丹花(散文诗).....朱述新(60)

走向新生活(报告文学).....沈碧娟(61)

灶后,我的乐园(散文·外二章).....陈 益(7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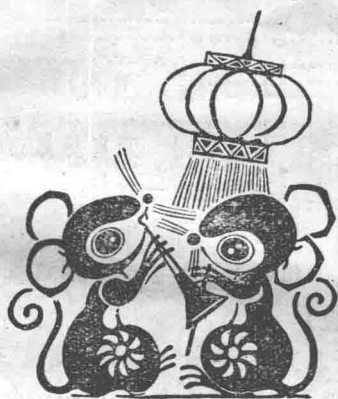
崩山月(散文).....天 戈(69)

呵,姐姐(散文).....吕洪军(77)



目 录

伏龙记(童话).....	李言畏(96)
尖嘴巴狐狸(童话).....	伟 光(111)
一根松驰了的琴弦(寓言二则).....	海代泉(112)
动物座谈会(相声).....	高 帆(114)
小 小品文四则.....	仲 社等(82)
辣椒 新画的海报(漫画).....	陈鸿达(83)
借鉴篇 要有自知之明.....	马允伦编写(46)
新 芽	我爱“红五角”... 福建福州市龙津小学 陶婷婷(116)
	新来的“笑和尚”... 重庆铁路分局九龙坡 铁路职工子弟中学 王 熦 (118)
	为妈妈做一件好事 内蒙古通辽市实验小学 陈 砚(120)
	妈妈, 我..... 江苏太丰县中学 刘建春(121)
	雨..... 浙江临海县第一中学 金 净(122)
	在深山坳..... 福建南平市王台中学 张木村(123)
	那贯穿全文的.....(何老师谈习作)..... (124)
读者·作者·编者..... (126)	
假日(水印木刻).....	瞿安钧(封面)
春风拂万家(版画).....	黄保寿(封二)
魔术(外国幽默画).....	[德]卜劳思(封三)
雪后的古寺(日本画).....	[日]后藤纯男(封底)



少年文艺

一九八四年三月号



1984年3月号

少年文艺

棉花姐姐(小说).....	高 华(4)
小溪从心中流过(小说).....	程 玮(47)
深山吆猪歌(小说).....	周德钊(84)
小小说九篇	

 酿 一只乌骨鸡 真没想到 酒鬼舅舅 夜·男孩
 二斤腿肉 甲鱼 买油条 一枚邮票

 白 翎 楼飞甫 许声华 倪寒羽 王洪震

 周沛生 须一心 尹金荣 乐汉星 陈多林(14)

福斯蒂诺(翻译小说)

..... [安哥拉]罗安迪努·维耶拉著 王石安译(105)

区寄杀贼(中国古代文艺作品选介).....俞沛铭改写(92)

短诗一束.....柯 岩 张秋生 阮 岭(54)

大雨(诗).....于 之(57)

梨花盛开的山谷(诗·外一首).....姜金城(58)

白颈圈的小鸟(诗·外一首).....柯愈勋(59)

天的颜色(寓言诗).....刘 猛(58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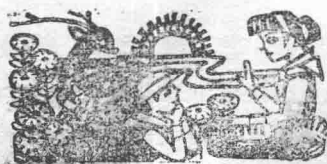
山丹丹花(散文诗).....朱述新(60)

走向新生活(报告文学).....沈碧娟(61)

灶后,我的乐园(散文·外二章).....陈 益(73)

崩山月(散文).....天 戈(69)

呵,姐姐(散文).....吕洪军(77)



目 录

伏龙记(童话).....	李言畏(96)
尖嘴巴狐狸(童话).....	伟 光(111)
一根松驰了的琴弦(寓言二则).....	海代泉(112)
动物座谈会(相声).....	高 帆(114)
小 小品文四则.....	仲 社等(82)
辣椒 新画的海报(漫画).....	陈鸿达(83)
借鉴篇 要有自知之明.....	马允伦编写(46)
新 芽	我爱“红五角”... 福建福州市龙津小学 陶婷婷(116)
	新来的“笑和尚”... 重庆铁路分局九龙坡 铁路职工子弟中学 王 熦 (118)
	为妈妈做一件好事 内蒙古通辽市实验小学 陈 砚(120)
	妈妈, 我..... 江苏太丰县中学 刘建春(121)
	雨..... 浙江临海县第一中学 金 净(122)
	在深山坳..... 福建南平市王台中学 张木村(123)
	那贯穿全文的.....(何老师谈习作).....
读者·作者·编者.....	(126)
假日(水印木刻).....	瞿安钧(封面)
春风拂万家(版画).....	黄保寿(封二)
魔术(外国幽默画).....	[德]卜劳思(封三)
雪后的古寺(日本画).....	[日]后藤纯男(封底)

棉花姐姐

MIAN HUA JIE JIE

高 华



她叫棉花，比我大一岁，我属狗，她属鸡。她虚岁有十四了。她娘是“文化大革命”那乱哄哄的年月挺着个大肚子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逃荒来的，在村东的棉花地里生下了她……

她娘嫁给了住在村头庙里的一个瘸子老汉，才算在村里落了户。听人说，瘸老汉为这事儿，专门给队长伍大诚摆了好几回酒席。

村里的孩子们有点欺生。那两年，我们见了她，就怪声怪气地叫道：“棉花——”她刚扭头，我们就一瞪眼：“谁叫你来着？我们叫地里的棉花！”

她那秀美的脸蛋红了，不说一句话，垂着头，加快了脚步，去干自己的事儿：不是去河里担水，就是拿着个棒槌，背个大包袱去洗衣裳。

后来，当我对她扯着嗓子大喊“棉花”的时候，她象没听见似的，连那很好看的双眼皮都不眨一下。

前年正月十五晚上，我们几个小鬼头象游神似的，打着亮闪闪的灯笼在村里窜来窜去，嘴里喊叫着：

灯笼会，灯笼会，
灯笼灭了回家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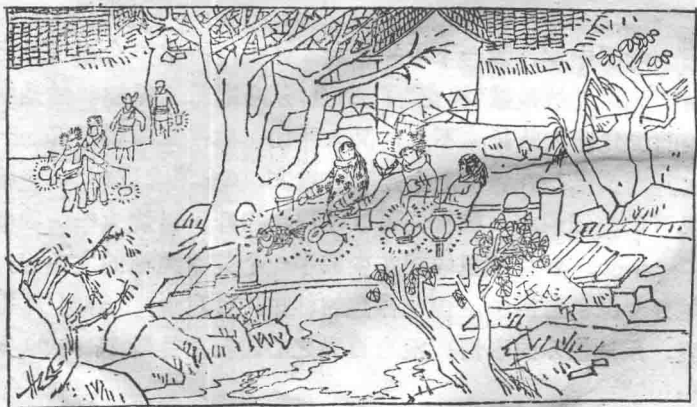
忽然，我看见她提着一盏漂亮的鲤鱼灯，和几个小女娃一起，斯斯文文地在小石桥上走来走去，灯光照着桥下缓缓流淌的河水，一闪一闪，真好看！

我和小鬼头们一声呼喝，提着各式各样的灯笼奔了过去，在桥上象跳鱼似的，忽地跑过去，忽地跑过来。小姑娘们都挺害怕，一个个小心翼翼地护着自己的灯笼，生怕我们撞着她们。她们越这样，我们闹得越欢。

棉花站在桥栏边上，手里的鲤鱼灯漂亮极了，风一吹，那鱼尾巴象活了似的摆来摆去。再看看自己手里那柿子灯，一下子就给比了下去。真扫兴！我走过去，想看个究竟，学两手，自己也做一个。她误解了我的意思，连忙扭过身，鲤鱼灯碰在桥柱上，轰地一下，灯笼烧了，一团火照着她那气得发白的脸。我愣住了，其实，这次我可不是成心欺负她。

几个小鬼头助阵似的呐喊：

灯笼会，灯笼会，
灯笼灭了回家睡！



她没有马上回家去“睡”，恼怒地把挑灯笼的小竹棍扔进了河里，冷冷地盯着我：“哼，小子娃欺负女子娃，多有本事！”

我抓抓头皮，举起手里的柿子灯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这个赔你！”

“难看死了，谁要你的！”她一甩油黑的大辫子，走下石桥，顺着渠岸，进村去了。

望着月光中她飘然远去的身影，我真后悔，象是自己丢失了什么东西一样。

那晚上，我再没有玩的兴致了。

回到家，爸爸黑着脸，给我吃了一个“毛栗子”——在我头上重重地敲了一下。他说：“棉花那么个诚实娃，你惹人家干啥？”

我一句话没敢说，悄悄钻到娘纺线的小屋里。

我轻声问：“棉花告我的状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娘轻巧地扯着棉线团，“邻家娃来说的。存娃，你要学好……”

念了中学，我一下子象长大了许多，再也不会跟在她身后，无缘无故地喊“棉花”了，而且，从心眼里敬佩她。她是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，不久，又入了团。她作文写得很好。一次，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念她写的散文，《棉花的歌》：“……棉花可以纺线织布，棉籽儿可以榨油，棉秆可以烧火……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地里的棉花变成了一个美丽纯洁的大姐姐，她穿着绿色的裙子，围着白色的纱巾，对我说：‘给别人温暖，是最快乐的事情；没有自私之心的人，是最高尚的人……’”

教室里静极了，我听得入了神，悄悄地看了看棉花。她脸涨得通红，不好意思地低着头。

接着，老师又念我的作文。我写的是《我家承包了队上的果园》。

队上有一片苹果园，二亩七分来地。那些年，苹果树都快给糟蹋死了，地上长满了草，树上的枝枝杈杈长疯了，一年结的果子少得可怜，甭说卖钱了，还不够伍队长送人的哩！实行“联产承包责任制”以后，队上贴出了榜，说谁愿意包这果园，跟队上订三年合同，头一年不交钱，后两年每年给队上交一千块。村里人围着榜文看看去，没人敢揽这活茬。

“哼，这不是金碗！兴许是个漏底的瓢！”村里人议论纷纷。

我爸是个胆小怕事的人，虽说侍弄了半辈子果树，心里也直痒痒，可不愿意出头。“你怕啥？没人干，咱干！”多亏我娘给打气，他才和队上订了合同。我们全家没日没夜地泡在果园里。顶着毒花花的日头，迎着寒凛凛的北风，拔草、剪枝、松土；有时，还提着马灯在细雨蒙蒙的夜里上化肥哩！

头一年没赚什么钱，今年来了个大翻身，一下子卖了三千元……

我的作文就讲的这件事儿。尽管老师表扬我写得好，可我觉得比棉花的作文差远了。

这天放学在石桥上碰见她，她轻声说：“存娃，你的作文写得真好，象是把果园画了出来……”

我心里甜滋滋的，却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：“一家人天天钻在果园里干嘛。”

她点点头说：“真不容易。”

我兴冲冲回到家，只见爹皱着眉，抽着闷烟。

娘告诉我，刚才隔壁二婶来说，队里决定重新承包苹果园。队长也说了话，那合同订错了人家，让存娃家捡了队上的便宜了！

俗话说，“树大招风”。自从今年秋后赚了二千元，我家也成了村里的“大树”了，许多人眼红、嫉妒。棉花的后爸嚷得最凶，他端着大碗，坐在村口槐树下的碌碡上，用筷子敲着碗说：“汤肥大家喝，不能叫他们一家占了去！……”

爹原本吃饭也爱端着碗去槐树下扯谈。这一回却闷声不响地在屋里喝闷酒。愁云笼在了爹妈的脸上。

这天傍黑，我把一车粪土拉到了果园里，看见爹正拿着果树剪在树下发愣。

“土往哪儿倒？”我问。

爹半天没吭声。我又问了一句，他才有气没力地说：“甭倒了，拉回去。”

“不上底粪了？”我挺纳闷。

他叹口气：“队长说，合同要重订，要么给队上多交钱，要么重抓纸蛋蛋——汤肥大家喝，不能一家吃三年利。”

我看见爹背过脸，在冷风里擦眼泪。三年利？！我气极了。不是我们全家泼命干，这果园会有今天？头一年我们一分钱没见，咋不说！如今果园整治好了，有油水了，有人要来喝汤了！当初，你们为啥不揭榜呢？

我气忿地说：“咱不让这果园，反正有合同！不行，告他去！”

爹摇摇头：“我也跟队长说了，可他说，办事有灵活性，

还要走群众路线。这事儿是社员代表会讨论了的。”

天晓得，是什么“社员代表会”！我猛地想起了棉花那瘸子后爸在碌碡上敲着碗说的话……

“瘸子老汉说的，能代表全体社员？”我愤愤地说。

“唉，你知道什么？伍大诚想叫棉花给他那爱赌钱的结巴娃伍家驹当媳妇哩！”爸叹着气，“今夜里，要重新抓纸蛋蛋，看谁的运气好了！”

一阵冷风扑面吹来，我眼里涌出了泪水，那一棵棵修剪得整整齐齐象画出来一样的苹果树，在我眼前直打转。

我的心中升起了一股怒火，怨恨那伍大诚、伍家驹、瘸老汉，还有棉花。

晚上，我们一家早早来到了队办公室。汽灯点得很亮。队长说了几句，就到屋里做纸阄了。会场里人声嗡嗡。有人同情地看着我爹，扔过来烟荷包，叫他装一锅子；有的人眼里放光，跃跃欲试，直想交上好运气。棉花和她后爸也来了，就坐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。我用轻蔑的眼光瞥了她一眼，又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念着下午编的“小曲”：

村里有个结巴子，
跑到北山掷骰子，
输成一个净屁子，
跌了一个爬扑子。

霎时，她的脸色变白了，又变红了，正要张嘴，队长端着筐箩走出来，筐箩里有三百几十个纸蛋蛋。

他扬扬手说：“挨顺序，从村东往村西抓，第一家先来……”

我听见瘸老汉悄声说：



“你眼头好，你去抓！”

“我不去！”棉花一摇头，辫梢掠过我的肩头。

“听爸的话，盯准了抓！”

“我就不！”棉花口气挺倔。棉花家是第二户。

“去嘛！”瘸子老汉捅着棉花的后腰，催促着。棉花一拧身走出了院子。

“唉，这死女子！”她爸叹口气，一拐一拐地上了台，头钻进了箩筐里，看了半晌儿，捡了个纸蛋蛋，很快打开一看，又马上揉成一团，不动声色走了下来。

轮到我爹抓闹的时候，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。我看见他的手颤抖着，拿了一个纸团，打开一看，脸色发灰，垂头丧气地走到墙边，捂着脸，蹲

了下来。不用问，准是抓了个白纸蛋蛋！

等到筐箩里的纸蛋蛋都抓完了，队长问：“谁抓到了？上面有个圆圈的。”

这时，棉花她爸才慢悠悠站起来，用沙哑的嗓音说：“在这搭儿哩。”他象点钱似的，指头在舌尖上舔了舔，美滋滋地张开了那个纸蛋蛋，“喏，上面画了个圈儿！”

会场上一阵骚乱。

“这死鬼老汉！第二个就抓到了，也不吭声！”

“哼，装猫变狗的，叫我们白抓了半天！”

“按说，存娃一家够辛苦的，这么干，不合适。”

真怪，人们的同情一下子转到我家了。

队长很快宣布：果园包给棉花家，合同两年，给队上交的钱不变……

抓蛋蛋会就这么草草地在人们的抱怨声中结束了。

夜里，爹妈长吁短叹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鸡都叫了，我睁眼一看，爹还披着袄，坐在炕上抽烟，烟锅头的红光一闪一闪……

一大早，有人敲门。

“谁？”我下了炕，趿着鞋走到门边。

“我。”门外是棉花低低的声音。

这么早，她来干什么？我挺奇怪，又听她说：“快开门，我有急事。”

我打开门，她闪了进来，直奔屋里，对我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大伯，抓纸蛋蛋的事儿有鬼。昨夜我听我爸对我妈说，这是老伍家照顾咱，你看这纸蛋蛋上面有个墨水点……难怪我爹昨天叫我抓阉时老对我说，你抓那里面有墨水点的一个，没错。他还胡说有人给他托梦……”

我气得耳朵里嗡嗡响，没头没脑地问：“棉花，老伍家为啥向着你爸？”

“傻娃！”娘一推我。

棉花的脸腾地红了。

我也猛地想起爹那次在苹果园里说的话。

棉花说：“这么做，不公道。你们家在果园里出了力！我劝我爸，不能从你们手里把果园抢去，他不听。我娘也说，干这号事，甭看抓阍时热热闹闹，过后村里人要指脊背骂的……”

我爹吸了一口烟，问：“棉花，那纸蛋蛋呢？”

“我爹烧了。”

我爹说：“没凭证，这就不好办了。”

她说：“大伯，你们有理，怕啥？我走了。”

我和爹妈把她送出门，她飞跑着，消失在灰蒙蒙的雾气里。

“棉花，真是个好娃呀！”爹妈感叹着。

我很感动，又很后悔。一瞬间，那鲤鱼灯，以及我跟在她后面乱喊乱叫、唱讽刺她的“小曲”的情景，又重新从眼前闪过……我真对不住她！

又是秋天了，枝头果实累累，轻风里带着清幽的沁人肺腑的香味。爹站在梯子上摘果子，我小心翼翼地把苹果接在手里，轻轻地放进筐子里。

忽然，爹笑呵呵地叫道：“棉花，来，吃苹果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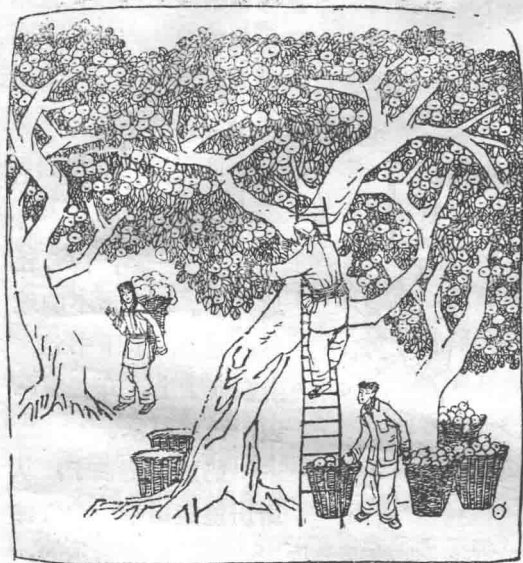
我往前看去，她背着篓子，从地里走来，篓子里雪白的棉花堆得高高的。

她笑着，摇摇手。

爹说：“存娃，你待会儿给她家送一筐子去。”

我有点不好意思：“爹，你去！”

“没出息！”



去年，我们上告了公社，公社派人来调查了两次，批评了队长，一切照合同办，果园又包给我家一年。当时，瘸老汉知道是棉花透了风，脱下鞋，要打她。她嘴挺硬：“打吧！总不能干

那丢人的事儿！”她爸把鞋举得老高，却打不下去了。

我走到果园的花椒树圈成的围墙边上，望着她，只见她走进对面的场院，把背篓里白生生的棉花摊在苇席上，她象踩着一片白云，又象站在洁白的雪野里。我不知怎的，一下想起了她在作文里写的那段话：“棉花可以纺线织布，棉籽儿可以榨油，棉杆可以烧火……给别人温暖，是最快乐的事情；没有自私之心的人，是最高尚的人……”

插图 陈国强

作者的话：

我给孩子们写东西，有一个信念：孩子们不喜欢虚假，就象他们不喜欢假花一样。我写的这篇小说，就是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找到的。当然，那只是故事的雏形。我以为，搞儿童文学要有童心般的真诚，还要让那新的生活信息象清风一样流荡在你的笔端。